



過年（四縣腔）

年三十，雨毛仔落無停，濕濕个空氣，擲等紙炮香燭个味緒，在這交春時節，撓人心肝，見面第一句話，總係恭喜發財、新年快樂。

內埔伯公下，伯公笑咪咪仔當親切，磨石仔个神桌頂，三隻紅色高腳杯放對中央敬奉神茶，兩片點等一對尺零高，竹笕大个紅蠟燭，火焰異大，搖搖擺擺。敬桌頂牲儀、果子、金香擺到齊齊，來敬伯公个村民，企在亭下大家相借問鬧連連。這時，阿香伯姆擺好牲儀燒好香，斡頭看著阿素嫂對金爐該頭行過來。

「阿素嫂恁會早！金燒好咁嘍？」

「係嘢！佢拜好愛收哩嘢。該下看著若牲儀，還會哪！刷一隻闍雞恁大隻。」

「阿素嫂毋會嫌啦！這係自家畜个雞仔，訂工畜來拜伯公。頭擺人過年過節都愛刷雞鴨來敬神，這下新頭腦了，敬麼个就做得，誠心就好。」

「係啊！阿香伯姆就係恁開化，這下人敬神簡單多了，用牲儀、果子無就糖果也做得，上擺還有人擲涼水摻泡麵來敬，這乜異利便，阿香伯姆你定定來，該佢就先行哩嘢！」講等就將桌頂个果子，用手帕包起來，準備擲轉去。

「唉嘢！阿香伯姆、阿素嫂恁會早！」阿豐牯擲等兩罐涼水一箱泡麵，笑弛弛仔行等過來。

「佢話著麼儕，原來係阿豐牯得似。」阿香伯姆笑微微仔，「逐擺敬伯公你總係打頭名，這擺仰會珍人毋著呢？」

「毋係啦！打早愛出門就堵著同學阿惠，當久無看著，就請佢食下茶譚哆一下，講啊講仔就歸半點鐘。」

「你係講街路轉角，阿財嫂个妹仔，單親阿惠嘍？」阿素嫂放下果子問。

「係啊！佢講來老屋載輪椅，愛去養老院接厥姆去厥過年。」

「吓！阿財嫂毋係戴老屋喺？哪央時送去养老院？」阿香伯姆問。

「唉！這講來話就多了。」阿素嫂掙起果子，「總講一句，老人家身體就愛健，健康最要緊。」講了後，斡頭行出伯公亭。

「聽阿惠講，舊年五月節過後送厥姆去养老院，就在東庄附近仔，離佢戴个位所無異遠。」阿豐牯緊講緊摻涼水、泡麵擺到桌頂。

「內埔歇到好好，仰愛去养老院呢？」

「就乜係老人家毋曉想，阿惠逐日對東庄轉來內埔，摻佢買菜、洗衫、拚掃摻煮食滴滴落落，同厥姆算兜仔所費，老人家就痛錢，喊佢間日來一擺就好，成下仔心情毋好又嘍嘍嘍嘍，喊佢毋使來了，過兩日又反悔，打電話喊佢再過來，搵到阿惠佇毋著，同厥姊妹仔參詳後，就送佢去养老院。」

「阿財嫂自家毋會煮食喺？」

「就係噉腦筋，手腳無麼个會停動，無人同佢共下戴，哪仔就狼離狼犁。佢又有兜仔老人痴呆症，成時東西煮到毋記得，火煙對灶下衝等出，隔壁鄰舍逐日都吊心吊膽，就驚會火燒屋。」

「佢毋係有兩個俵仔，就戴附近仔定——，仰無愛請外勞呢？」

「問題就係在這哪！阿惠話到嘴脣又吞轉去，總講一句，家家有本難唸个經。」

來拜伯公个人緊來緊多，阿豐牯無再過講下去，就去點香拜喏。阿香伯姆心肚想，以前老人家在屋下養老，下後係請外勞服侍，這下嘎送去养老院，時代無共樣了。

阿財嫂本名安到勤妹，從細戴在山肚，跔爺哀耕山耕田，煞猛硬直，思想保守。嫁分阿財哥後，戴內埔街項，無山無園，無家官家娘，跔老公擺豬砧賣豬肉，大家就喊佢阿財嫂。佢降有兩個俵仔，三個妹仔，兩公婆勤儉打拚做細生理，養育子女長大成人。

自從心白討入門，家中氣氛開始轉變，心白俵仔有自家个想法，同兩老合毋來，不時就堵堵撐撐，無搭無確冤家羅債，舞到歸家繯棚棚。就恁樣兩個俵仔搬出去戴，兩兄弟各人認分，做到頭那就會插落去，跔等賺錢買屋，兩老仔看著也盡歡喜。另外，妹仔陸陸續續出嫁，有了美滿个歸屬，伸兩個老人家在屋下，除忒賣兜煙腸，閒時就去河壩

脣改菜園種菜，清閒過日。

阿財嫂正享福無幾多年，阿財哥好恬恬嘎來過身，身後留下一間店面，還有幾百萬貯金，經過子女打合，手尾錢分了後，店仔屋兩兄弟分，仲四佰零萬留分阿姆養老。落尾，二貨仔拿兩佰萬分大哥，摺店面打起來，聘好老屋愛分阿姆戴到百年。

失忒老伴个阿財嫂，自家一儕戴屋下，起先試著孤栖，日見日過去，漸漸仔就想開了，佢參加社區識字班、歌謠班，踎同學去遠寮，有招出國旅行，佢也毋會跌忒，香港、大陸、韓國、日本、泰國全部遠透透。佢又買一臺四輪仔電動車，過家、種菜、買東西哪仔就騎等去。有一站仔，莊項來一班賣藥仔个，逐日在廟坪賣健康食品，去聽課个人，不管有買無買，就會送細禮品，成時分面盆，有時分麵線。賣藥先生嘴盡會，烏个講到白，死个講到生，阿財嫂聽多了嘎畀洗腦，就買一頂有降血壓功效个電療胖床，使忒幾下萬銀，妹仔知著，三不二時打電話同阿財嫂講：

「血壓高愛看醫生正做得，睡胖床有效也無效，毋好亂買哦！」

「這下金光黨恁多，錢愛囤好，莫分人騙走！」

「錢毋好亂使，愛留老本，貯金簿、印仔偃摺你保管好無？」

阿財嫂想想仔也著，三佰萬搭妹仔放，一儕保管一百萬，仲个自家留起來食著。佢老癩倷，試著恁樣異風神，對別人講：

「一隻妹仔分一佰萬。」

言知這句話傳來傳去，傳到厥心白耳公。

花無百日紅，人無千日好。阿財嫂八十歲該年，手腳好恬恬嘎無力，行路愛撐拐棍仔。有一日，阿惠轉來老屋，發現厥姆手腳有有，帶佢去醫院檢查，先生講：「老人家身體老化，加上有癖腦筋，手腳受著影響，這下莫食恁油，食較淡兜仔，注意養身正毋會惡化。」

三十下晝，一臺計程車駛入東庄養老院，車門打開，裡肚行下兩人。頭前係阿惠，一個四十零歲个婦人家，中短型捲毛，後背跔等厥妹仔阿琪，生到高溜高溜，一雙精光滴滴个烏目珠，看起來像十七、八歲，實際上，佢係大學二年生了。二人一前一後行入辦公室。

「院長！新年快樂！」阿惠看著院長坐在辦公室，同佢打招呼。

「啊！阿惠，新年快樂！脣項這靚細妹仔，係若妹仔囉？」

「係啦！這下放寒假也，偃喊佢來搵手。」

「院長好！」阿琪笑微微仔講。

「好，好！」院長笑容滿面緊領頭，「人靚又有禮貌，這係若姆前世修來个福氣。」又笑等對阿惠講：「前幾日你打電話來，愛接若姆轉去過年，若姆聽著幾暢仔！逐日就問阿惠來言？阿惠哪下仔會來？這幾日精神特別好，等下去三樓接若姆下來，輪椅做得借轉去用。」

「輪椅偃自家有啦！」

「該恁樣當好，輪椅就毋使借了。還有啫！若姆前一駁仔喉嚨痛，飯菜吞毋落，護理師摺佢鬥餵食管，樓頂个看護會教你用，還過降血壓个藥仔、消炎藥、紙尿褲摺換洗衫褲也打包好也，分你帶轉去。」

養老院係一棟五層个樓仔屋，一樓做會客廳同辦公室，側角有電梯。阿財嫂戴三樓，這層樓隔三大間，逐間放五頂單人床，床頭有矮櫃，還有一槓衫櫥，門外係八尺闊个巷路，壁頂放一臺電視，平常時巷路係老人家食飯、坐寮个位所。

電梯門打開，阿惠兩子哀來到三樓，行四、五步腳轉一隻角，就係老人家坐寮个巷路。偃兼窗門該片，十二個老人家坐等輪椅排到齊齊，扶手架一坵枋仔，枋仔面頂放一隻茶杯，老人家嘴凹凹，灰白个頭那毛剃伸三分長，分毋出係男係女，恬恬坐等看電視。阿惠兩子哀一出現，大家目精精仔緊看佢兩儕。

「姐婆！」還係阿琪目珠較利，先認出厥婆。

最尾該臺輪椅，一個老人家面劣劣，鼻公鬥餵食管，手巴掌落等大手落仔，黃白个面項浮出笑容，該係阿惠厥姆阿財嫂。

「阿姆！」阿惠行兼過去，「天光日就係初一，偈帶你轉去過年。」

「仰會這下正來呢？」阿財嫂嘴擘啊擘吔，聲無麼个清楚，目珠窟濕濕看等阿惠兩子哀。

「小姐！」看護拿等一包東西行過來，「你愛帶老人家轉去係無？」

「係啦！愛帶吾姆轉去過年。」

「這餵食管你曉用無？」

「毋曉呢？」

看護對袋肚拿出一支灌食器，看起來像注射筯，拈起阿財嫂个餵食管，緊講緊教：先泡好牛乳，放畀冷……，最尾愛灌一到冷滾水，摻餵食管洗淨，再過摻梓仔塞轉去。

鼻公鬥餵食管，實在得人畏，阿惠想摻管仔剝忒，看護勸佢暫時毋好動餵食管，因為厥姆喉嚨痛，吞毋落東西正鬥管仔，若係喉嚨好了，吞得落東西就做得摻管仔拉出來。佢交代阿惠，「若姆會用手去擲餵食管，又毋肯著紙尿褲……轉到屋下，手落仔毋好脫忒。」

看護交代好勢，就摻袋仔交分阿琪，阿惠搵等厥姆去坐電梯，行過巷路時節，歸排老人家目金金仔緊看，該係一種欽羨个目神，看到兩粒目珠強強會走出來，突然間一個老人家講：

「還好哪！有好轉了！」

阿財嫂面帶笑容，坐等輪椅消失在電梯。

三十暗晡，街路紙炮仔砰砰滾，哪仔就鼻得著煙硝味，阿惠簡單準備幾項年菜，三子哀共下食團圓飯。衰過个阿財嫂鼻公鬥等餵食管，坐在輪椅嘴嗒啊嗒仔，兩粒目珠緊

看桌頂个年菜，該種脍炙有个表情，阿惠看著就艱苦，心肚想，「下晝轉來，阿姆食茶又順順仔，毋會吞毋落，照理講，應該做得食粥正著。」佢問厥姆：

「上擺你自家膠管仔擲忒，會痛無？」

「毋會。」

「你仰仔擲？」

「就恁樣擲！」阿財嫂手擎起來擲，毋過手盤落等落仔，拿毋著餵食管。

「佢膠管仔擲忒，煮粥分你食，好無？」

「好！」阿財嫂顯出笑容。

阿惠跼在厥姆面前，兩支手指拈等餵食管，試試仔擲，無想著一下半就拉出來，管仔收好勢，跔等解開手落仔。佢舀一碗湯分厥姆，就去灶下煮粥，看著厥姆像細人樣，菜湯食到滿嘴，雖然嘴角漏兜仔湯水，毋過無要緊，自家會食就好。食飽夜，阿惠拿出紅包，一隻分阿琪，一隻分厥姆，阿財嫂拿著紅包暢落落仔，佢兜在廳下看電視、打嘴鼓，老人家盡遽目澀，言十點就睡目了。

年初一，阿琪打早就出門，膠同學出去遊寮，阿惠一跣床就過去人客間看厥姆，阿財嫂睡等無講話，眼盯緊看佢，像有麼个話愛講樣仔，阿惠看著眠床下剝下來个紙尿褲，突然間想起看護講過：

「若姆會用手去擲餵食管，又毋肯著紙尿褲，會膠紙褲剝忒，暗晷頭尿忍毋核，就在眠床拉尿，乜識拉尿，膏到歸身臭嘵嘵仔，盡難整理，正會膠厥手落起來，轉到屋下，手落仔毋好脫忒。」

阿惠煞煞膠被骨掀開，一陣臭酸味對面衝過來，「壞蹄了！屙瀉粑！」一堆滄黃个潑屎膏到歸身，眠床个墊仔像搵著濫河糜，被骨乜幫到花啦必駁，阿惠牙研鼻皺，歸隻面跑到一團，手揞等鼻公嘴毋敢啟氣，看著厥姆个色相，險險暈忒。無幾久，佢注意著厥姆見笑个表情，跔等清醒過來，就煞煞準備衛生紙、垃圾袋膠潑屎掉忒，續等拿面盆裝燒水，用手巾仔掉加一轉。新正年時，老人家搵這空頭，佢悶到會死，心火強強會擎起來，想著係自家阿姆，火又烏忒大半。

阿惠摺厥姆衫褲換好，眠床整理好勢，差毋多九點零了，看著洗衫機攪等該堆臭屎衫褲被單，佢敢一下大氣，帶兜仔責備對厥姆講：

「你這下手腳無力，自家毋會去便所，屙尿屙屎又忍毋核，無辦法正著紙尿褲，也毋係麼个見笑事情。哪係有好著毋著，拉屎拉屎搵到歸身，正見笑哪！紙尿褲毋好剝忒好無？」厥姆頭犁犁無講話，淨領頭。

半晝仔，無麼个日頭，有兜仔濛沙煙，阿惠用輪椅搵厥姆來到東庄公園。公園無異大，遠遠該頭係活動中心，一群細人仔在草坪打紙炮仔，砰砰滾个炮聲一聲又一聲，公園中央有遊樂器，五、六個大人帶等細姪仔打溜崎、吊晃槓，嘍嘍啾啾鬧熱煎煎，佢兼這片有幾頭樟樹，樹下有石桌石凳，一個老人家坐輪椅在該坐寮，外勞坐脣頭講電話。阿惠摺輪椅搵過去相借問。

「麼个伯姆恁會早，新年快樂！」

「係啊！新年快樂！」老人家同外勞笑咪咪仔講。

阿惠同佢兜坐寮打嘴鼓，原來老伯姆戴附近仔，同厥姆歲數差毋多，俾仔心白渡細人仔出去寮，自家腳毋方便，就同外勞留下來掌屋，外勞異曉得，用輪椅搵佢來公園坐寮。

阿財嫂同老伯姆輪椅比比放，外勞在樹下打手機，阿惠坐在石凳發簡訊，向親朋好友拜年，兩個老人家有伴，黏時就謔諺起來。

「麼个姊上姓？」老伯姆先開嘴。

「姓陳。」阿財嫂應。

「恁堵好，濁俚共姓，你哪位人？」

「橫山，你呢？」

「偃斯后庄人，做細妹仔就嫁來東庄，你係戴東庄無？仰毋識看著你呢？」

「偃戴內埔。」

「哦！就這東庄過去，坐車怕愛歸半點鐘，你來奈係無？」

阿財嫂一下嗰毋知愛仰仔回答，心肚惱，「毋係來奈，係來吾妹仔這過年，摻人講戴養老院，會無面子無？」佢進退兩難，嘴脣皮動幾下仔，手巴掌對目珠擘啊過，細聲講：

「佢戴養老院，來妹仔這過年。」

老伯姆聽著養老院，心肝掣一下，佢想起當時佢腳毋會行，有人同厝俵仔建議，「做生理恁無閒，送若姆去養老院好哪！」厝俵仔講，愛請外勞，去養老院毋會較贏。這下聽人講養老院，佢嘴擘啊擘仔，想問麼个又忍下來，背尾細聲問：

「去幾久仔？」

「毋記得了。」

「你就一隻妹仔喙？」

「有兩個俵仔，三個妹仔。」

「仰無摻若俵仔共下戴呢？」老伯姆腰仔伸直目珠擘大，拉高聲調問。

恬靜恬靜，阿財嫂無應話，佢心肚清楚，想去大俵仔个，毋過，大心白就較慶腳，一張嘴盡會，係毋納意，總畀嫌到無一埕好，講佢拉尿無衛生，坐過个位所臭尿穢，插一下息仔就畀插轉去，成時去厝屋下，門就關等無人在，俵仔就聽心白个，毋敢多講。第二個俵仔心白，毋知仰仔，就摻佢兜無話講，堵著就面逼逼仔，講無幾句話，大家就毋歡喜。

老伯姆看著阿財嫂尷尬个表情，試著毋係路，話跔等就轉彎：

「請外勞乜做得！」

還係恬索索仔無回答，阿財嫂記得有摻子女講過愛請外勞，兩個俵仔無搭事，妹仔講，老人家一儕人戴，請外勞來無人管理，風險異大。

老伯姆胚想，這家人怕冤家羅債合毋來，思量著阿財嫂，就轉口：

「這下時代無共樣了，老人家無愛麻煩後生人，去養老院也異好。」

聽著養老院異好，阿財嫂忍毋核了，心肚怨氣一下洩出來：「養老院有麼个好！食飯、看電視、睡目就這三項定，無聊啦！」停一下仔，又講：「還係你較好，俾仔恁有孝。」

「知足就無煩惱，想開兜仔，若這妹仔也恁有孝，莫想恁多。」

老人家講講仔就恬下來，兩人看等遊樂區該群細人仔，搞到歡頭喜面，跔等細人仔个笑聲，老人家面帶笑容，滿心歡喜。紙炮仔這一聲該一聲打到砰砰滾，火煙一陣一陣亂亂飛。阿惠打電話分厥姊，交代初二過來食晝个位所，電話正講煞，看著兩個老人家恬下來，就行過去同老伯姆講：

「伯姆，你在這奈，偃搵吾姆去街路遠遠啊！」

佢兜互祝新年快樂，阿惠搵等輪椅消失在街路轉角。

年初二，天時燒暖，係轉外家个日仔，轎車橫架直架停在路脣，大人細子歡歡喜喜，還等等路轉外家，東庄街路哪仔就鬧連連。阿惠姊妹仔早講好勢，來東庄這片轉外家，食晝就安排在橋頭餐廳。

「阿惠，好得你恁煞手，冬頭就定桌，你看！啾啾滾个人出出入入，無位仔好坐。」阿娟摻面衫脫忒，掛在椅背。

阿娟係阿財嫂个大妹仔，五十零歲个婦人家，著一身咖啡色套裝，直短个頭那毛，面搽薄粉，看起來還異後生，厥老公著西裝結呢固帶坐在脣頭。

「這附近仔就這間餐廳較好，偃立冬就來定桌，正選欸著這單間仔。」阿惠拿起茶罐，同大家滄茶，「這間地點好又有停車場，辦个桌席豐沛又好食，這下人初二轉外家，時行來餐廳請妹仔婿郎，無較早兜仔來定，就無位仔。」

阿財嫂坐輪椅，左片係阿惠，右片係第二個妹仔阿珠，著一身花色套裝，短頭那毛電到虬虬，圓圓个面搽粉又膏胭脂，厥老公坐隔壁，剃平頭，面色烏金，著皮仔衫，看起來老實老實。

阿珠打開皮包仔拿出紅包，一隻分阿琪，一隻分阿財嫂。阿娟乜趲等分佢兩儕紅包，並祝大家身體健康、新年快樂。阿琪有兜仔敗勢，看一下厥姆，阿惠笑笑仔講：

「這係阿姨分你个砵年錢，收起來無相干。」

「承蒙阿姨！」阿琪收起紅包。

「你兜俵仔、妹仔仰無來呢？」阿財嫂問阿娟同阿珠。

「佢兜大了，有自家个伴，打早就摺朋友出去祭，還係阿琪較乖，在屋下同阿惠做伴。」阿珠緊講緊擺碗筷。

菜陸陸續續兜來，大家用茶代酒互祝新年快樂，阿財嫂看等歸桌个妹仔、婿郎同孫女，逐年盡望就這時節，滿面笑容心情當好。

「阿琪本來摺同學約好愛出去祭，佢摺佢留下來搵手。」阿惠拿一條餐巾圍到厥姆頸根，「阿姆手腳無力，在眠床搵到輪椅，佢一儕人奈毋何，這幾日仔，好得有阿琪好打幫。」

「阿姆在這過年，佢來這轉外家。」阿娟舀一碗較綿个菜分阿財嫂，「今年大哥、二哥該位，佢就無愛去了。」

「照理講，兩個阿哥愛來看阿姆正著。毋過，佢逐年就有去坐祭，今年還係會去，愛聽佢兜有麼个話講？」阿珠放下筷仔，抽兩張紙巾粹一下嘴，「舊年，佢先去二哥个拜年，二哥上班無在，二嫂在屋下，佢講阿姆同佢兜合毋來，對厥該房也較無來去，阿姆戴老屋時節，水電、瓦斯、電話所費全部佢出，這下阿姆个事情，佢無意見，係阿姆个錢使忒咗，大家正來打合看愛仰仔做。第二日去大哥該位，兩公婆都在屋下，大嫂咗！一看著佢就摺佢拉到胖凳坐，厥意思係，阿姆這下恁樣，佢無搭事，你三姊妹拿阿姆个錢，你兜愛負責。佢同佢講，阿姆个錢係摺佢保管得似，佢噉腦筋過後，看醫生、食著、戴養老院……做下个所費，全部在這三佰萬出，大嫂有一句無一句，反正偲俚姊妹仔愛負責就著啦！」

「講該無字眼个！」阿娟冷笑一下，「阿爸過身該下，佢兩兄弟分該間店面，二哥摺店面打起來，拿兩佰萬分大哥，偲俚姊妹仔麼个也無分著，這下嘎推到淨淨，愛偲俚姊妹仔負責。」

「這僱有問佢，佢講——」阿珠學大嫂个口氣，「該係摺印仔个錢，摺阿媽無相干！」

「哼！講該麼个話？」阿娟口氣無異好，「該央時佢拿著錢，兩公婆就出國旅行，轉來又買一臺休旅車，還用阿媽个殘障手冊登記，毋使納牌照稅，逐年報所得稅時節，阿媽變成佢扶養，佢還好意思講，僱佢拿阿媽个錢，愛僱佢負責。」

「年三十，佢轉內埔載輪椅，」阿惠講，「吾同學阿豐牯問佢：『聽講若媽分你兜姊妹仔，一儕一佰萬係無？』佢問佢麼人講个，佢講就若嫂講个還有麼人？壞了！分大嫂一講，三條坑水乜洗毋淨，害佢摺佢解釋歸半日。」

「係啊！」阿珠拍一下腳髀，搶等講，「舊年，佢轉去內埔參加小學同學會，吾同學阿玉，相堵頭就講，『阿珠！還好哪！若媽分你姊妹仔一儕一佰萬。』佢講正無恁好哪！該係吾媽个錢，因為金光黨恁多，驚老人家錢分人騙走，佢兜摺佢保管得似。問佢聽麼人講，佢講就若媽自家講出來个，還講你兜不孝，錢分著就無愛老人家。」

這時節，大家舀湯个舀湯，挾菜个挾菜，食茶个食茶，抵等嘴，目珠尾睇一下老人家，想笑又無笑出來。阿財嫂耳公毋會聾，妹仔嘖嘖嘎嘎个談論，乜聽有七、八分，盡尾該句「講妹仔不孝」，有講也無講，佢緊想就想毋起來，就算有講，乜做毋得承認，佢出聲：

「阿玉該隻痴嫲，仰恁花撩！佢正無講哪！」

大家無想著阿媽耳公還恁靈，姊妹仔打嘴鼓，佢也聽有，看佢慌慌張張摺自家辯解个表情，大家試著生趣，笑到咕咕滾。阿琪頭側側仔，細聲問隔壁个阿惠：

「麼个安到痴嫲？」

「就係三八个細妹仔，國語講笨女人。」阿惠挑挑摺「笨女人」聲調拉高。

大家毋會慙，阿惠講「笨女人」係雙關語，有罵厥媽慙个意思，緊想緊好笑，實在忍毋核，「噗哧」聲仔，全部笑出聲，好得阿琪手腳恁遽摺嘴揸等，菜正無噴出來，其他个人七手八腳抽紙巾揸嘴、揸衫、揸桌，就伸阿財嫂坐等慙慙跣人笑，佢毋知發生麼个事情，大家恁好笑。

阿娟用紙巾摺衫揸淨，桌面整理好勢，啟一口大氣講：

「頭擺還細時節，佢愛搵手煮飯洗衫，又愛渡人。爺衰做生理盡無閒，阿爸就火灰性，兩個阿哥毋聽話，擔竿擎起來就拈。阿姆心情毋好，就尋佢出水，拿竹修仔拌，佢逐擺就走到隔壁阿秋伯姆該園。阿爸阿姆重男輕女，兩個阿哥，屋下較苦，就分佢讀到高中畢業。佢小學一畢業，就去臺北做使女，逐隻月領著錢全部寄轉來。過後換頭路，正日時頭上班，暗晡頭打夜學，讀到初中畢業。見擺看日本連續劇『阿信』，就試著自家像佢樣仔，害佢緊看緊流目汁，搵忒幾下包紙巾。到你兜讀書，屋下經濟較好了，讀到你兜毋想讀為止。」

阿娟老公抽二兩張紙巾分佢，手輕輕仔拍厥背囊，阿娟用紙巾搵一下目珠窟，停一下仔，又繼續講：「像吾家娘盡精，吾家官過身後，厥俵仔講好，阿姆輪等來照顧，三兄弟一儕輪一隻月。吾家娘毋肯，佢講恁樣輪食，逐隻月包袱仔擱來擱去，盡無尊嚴，就指定愛戴老屋吾大郎伯該位，財產愛仰仔分，兄弟仔自家去參詳。」

「背尾講到仰仔？」阿惠好奇个問。

阿娟翻過頭看厥老公，厥老公本來對妻舅仔个家務事，無想多講，既然阿姨仔問起，該就無恁多顧慮了，佢啣一口茶，吞一下口涎，「當時吾大哥戴老屋，吾姆想戴在該親戚朋友較多，故所珍佢歇，該間老屋就過戶分吾大哥。吾姆个撫養無分姊妹仔操煩，老人家百年後，係有伸著財產，就分大哥。」

「阿珠！」阿惠面翻過去，「若家官毋係過身了喲？該若家娘珍麼人？」

阿珠看一下厥老公，意思係愛佢講，厥老公笑微微仔，手掙揆一下阿珠，意思係佢講就好，阿珠講：

「吾屋下个情形同大家差毋多，家官過身後，財產全部過分家娘。最大个问题係厥膝頭毋好，轉輪骨過忒，腳跛跛無麼个會行，吾家官還在時節，佢會照顧，無麼个问题，吾家官過身後，問題就大了！圓七正過，佢兩儕就帶佢去長庚檢查，醫生講做得手術換膝頭，就恁樣用半年个時間，摺兩隻膝頭醫好。小郎叔、大娘姊大家就異同心，這下吾家娘行路正常，生活自理，還會去菜園種菜，長透轉去看佢，就有青菜好拿。」阿珠看一下阿財嫂，「吾家娘膝頭醫好个消息，當遽就傳開來。下後，阿姆毋知聽麼人講，就打電話來，愛佢兩儕帶佢去長庚醫腳。檢查後，醫生講症頭無共樣，厥腳係神經个问题，毋係骨頭个问题，手術也醫毋好。」

阿惠聽阿姊講起家務事，試著佢兜个做法都異好。當初阿爸過身，阿姆身體還健健，無想著會睇腦筋，手腳無力，生活毋會自理，當時阿姆扶養个问题無講好勢，這下想愛講過，赴毋掣了！阿惠摻厥姆斟一下茶，對大家講：

「這幾日，阿姆在吾該戴，摻佢洗身，換紙褲，搨佢坐輪椅，阿琪會搽手，過兩日，阿琪轉去學校，阿姆就愛送轉養老院了。」

「吓！言開學，恁早去學校，愛約會係無？」有人挑試頂確阿琪。

「無啦！愛去打工啦！」阿琪有兜仔敗勢，面嘎紅起來，「雖然學費吾姆會繳，毋過，打工賺兜仔所費，就毋使緊摻人討錢。」

「這下當多大學生，打工賺錢繳學費，也有人申請助學貸款，等畢業有錢正還。」阿惠講，「做人爺哀自家愛煞猛，愛有錢，身體愛健，想倚恃子女，難囉！」

「吾學校教授，有講過老人安養个问题。」阿琪細聲講，大家耳角角仔聽，「教授講，有兜後生人，驚食苦，尋無頭路，就歇在屋下食老人家，頭擺係養兒防老，這下係養老防兒。」無想著有這種講法，歸桌个人都笑弛弛仔，「毋過，同學意見當多，大部分認為，夫妻、爺哀子女互有撫養義務；也有同學講，時代無共樣了！以前撫養爺哀係盡義務，這下撫養爺哀係做功德。」

這係後生人个想法，大家聽到嘴杓杓仔！

年初四，阿財嫂坐在廳下看電視，看著阿惠摻佢款包袱仔，心頭無安無樂，佢知愛轉養老院了。一瞞目年節就過忒，想愛留在這，又想著妹仔愛上班，心肚踩踩踏踏難開嘴，阿惠摻包袱仔攞到廳下時節，佢驚驚仔問：

「毋係初五正出年假嘍？」

「係啦！這幾日仔無好閒，偃想天光日出去行行也，初六工廠就開工了。」阿惠摻包袱仔放到門脣，「昨晡日，頭望望仔等兩個阿哥，看哪隻會先來，言知佢兜恁無閒，今晡日年初四也，影仔就無看著！」

阿財嫂心肝糟糟，以前惜俵仔，兩公婆省屎省尿繳佢讀書，公立高中考毋著，私立較貴就繳畀讀，人講養兒防老，言大言知哪頭禾仔好做種，老古人講个一息仔就毋會差。遠遠傳來紙炮仔聲，間等細人仔个笑聲，佢想起初一在公園坐寮，老伯姆講過，「知足就無煩惱，想開兜仔，若這妹仔乜恁有孝，莫想恁多。」想著這點，慍悴个心情正有小可仔安慰。

下晝，三點邊仔，養老院三樓電梯門打開，阿惠搵等輪椅來到巷路，十一個老人家恬恬坐在輪椅排到齊齊，眼盯盯仔看等阿財嫂，該係欽羨又同情个目神，欽羨佢轉去過年，同情佢又倒轉來。

阿惠交代好勢，愛離開時節，同厥姆講，自家愛保重身體，三不二時會來看佢，正愛踏入電梯，就聽著有老人家講：

「阿財嫂！出年假了！」



作者感言

林彭榮 退休教師

當歡喜得著評審个肯定。

這篇係寫老人安養个問題，俗話講：「爺娘想子長江水，子想爺娘擔竿長。」自古以來，爺娘對子女个愛，遠遠超過子女關心爺哀个心。

語言係文化个根頭，係族群个標記，無語言，就無文化。希望客家人，做得摻自家知个，自家想个，用客語文字表達出來，大家共下來打拚，豐富客語文學。